

# 舞剧版《剧院魅影》下月登陆广州

“古巴魅影”将刷新观众对西班牙舞剧的印象

2015年,韦伯经典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在广州的演出盛况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四年过后,一支来自古巴的舞蹈团则将带来“舞剧版”《剧院魅影》,于12月6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上演。

当经典故事的男女主人公由歌者变成了舞者,角色表达情感的方式由美妙传神的演唱变成了激情的弗拉门戈,是否能带来同样强大的情感冲击力?11月8日,舞剧版《剧院魅影》在北京完成了来华首秀,90分钟的演出爆发了近20次掌声与尖叫,惊艳四座。

■新快报记者 徐绍娜



## 用舞蹈打破“魅影”形象

在很多观众的传统记忆中,弗拉门戈只是一段段的舞蹈片段。但舞剧《剧院魅影》打破了大家的思维定式。“每一个动作都充满意义。原来用弗拉门戈也能讲述这么动人的故事。”北京站演出后,有观众评价说。

《剧院魅影》由两幕六个场景构成,融汇了加斯东·勒鲁原著情节的精华。与音乐剧富丽堂皇的舞台风格不同,舞剧版在《地下》《再见》《掠夺》《陷阱》等段落中,尽情展现了极富创造力的舞蹈。舞剧版的剧情主线,是隐匿在剧院暗影深处的“魅影”爱上了年轻舞者克里斯汀,并在剧院化妆间里传授其精湛的舞蹈技艺,而后又在激情驱使下劫持了她。剧院举办了一场演出意欲抓获魅影,为了爱情魅影不惜飞蛾扑火,最后

落了悲情结局。在咽下最后一口气前,魅影把代表着他不朽爱意的面具给了克里斯汀。

弗拉门戈舞源自平民阶层,在舞者的举手投足中表达出人性最无保留的情绪。芭蕾舞大师阿莉西亚·阿隆索是享誉世界的古巴国家芭蕾舞团的创立者,同时也对弗拉门戈情有独钟。如今,除了在芭蕾舞舞台,阿隆索的弟子们在弗拉门戈的舞台上,亦沿袭着她艺术血脉的另类风姿。

## 音乐沿袭标准的弗拉门戈表达

音乐剧版中“魅影”的歌声“声入人心”,舞剧版的音乐则沿袭了标准的弗拉门戈表达,赋予了“魅影”极具地域风情的音乐魔力。舞台前方用来舞蹈和表演的,而后方小提琴、吉他、手风琴、木

箱鼓等乐手一溜排开,这是弗拉门戈舞蹈最基本的表现方式。现场乐队的魅力,就在于音乐与观众的听觉和心灵互动。据介绍,此次演出的音乐是由该团的音乐总监亚历山大·瓦尔德斯编排的古巴新弗拉门戈乐,并和乐团其他8名成员现场共同演奏。

音乐剧中旋律最精华的部分《The Phantom of the Opera》《All I Ask For You》《Think of Me》等经典曲目都将以变奏的形式在舞剧中重现。观看过该剧北京站演出的观众描述说:无论是独舞时的踢踏舞步、群舞时的响指、响板、呐喊,甚至是拍打身体的啪啪声,都与背景音乐融为一体,肢体与演绎成为了另一把乐器,乐队和舞者完成了一曲丰富多变的重奏,成为极具韵律和力度的舞蹈盛宴。

## 林超贤制造的“灾难现场”让彭于晏不得不自救



新快报讯 记者聂青报道 继《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之后,林超贤已经成为华语硬核实力派导演的代表。其新作《紧急救援》取材于真实海上救援事件,将于2020年春节档上映。近日影片发布的预告片,从丛林沙海到苍穹浪尖,三部影片的高能瞬间逐一登场,将林超贤电影中燃、爆、热血的硬核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两部硬核电影之后,林超贤下一部将会挑战怎样的题材已经成为影迷们关注的焦点。提到为何想拍“海上救援”题材时,导演林超贤表示:“事实上,接触《紧急救援》这个题材已经有五年。”早在拍摄《破风》之前,林超贤导演就已经有了拍摄“海上救援”题材的想法,但是之前华语电影从未涉猎这个题材。为在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找到合适的创作方法,导演林超贤花了近五年时间来做准备。并在拍摄《破风》《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影片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直到去年所有的筹备工作才万事俱备,电影《紧急救援》才正式启动。

值得一提的是,《紧急救援》的拍摄过程依旧延续了林超贤的“较真”风格,为拍出最真实的海上救援场面,导演不仅要求每一个演员都变成海上救援队员,更是营造了和真实救援现场相同的困境,缺氧、恐惧、大火甚至爆炸,《紧急救援》的演员们面临着导演制造出的“灾难现场”,都不得不倾尽全力,为此王彦霖一度失聪两周,彭于晏被困水下不得不倾尽所学上演自救场面……但付出就有回报,《紧急救援》中演员面对现场最真实的反应,就是最好的表演。

影评

## 《小偷家族》是对日本社会问题的一次拷问

■黄梓煊

《小偷家族》的导演是枝裕和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拍摄了若干电视专题纪录片,其内容主要涉及严肃的社会问题以及边缘性人物传记,在本片的视听审美中也延续了其克己严肃,深刻且不失力度的纪实美学风格。

本片中在面对群像式人物的拍摄时,人物占比的构图设计得到了极其巧妙的处理,小偷家族的成员们几乎在室内场景的构图设计都采取了叠加与笼罩的手法,即将人物作为前景或铺设为背景,既拥有了画面景深的概念,同时也是对家庭聚集和非常规亲情概念的隐喻。除此之外,本片的光线处理也较多采用暗光线,唯一的亮光线来自于沙滩玩乐的场景,也是本片当中对小偷家族描绘最为经典的温情展现之一,在强烈的明暗对比之下,也似乎更易触碰观众内心深处那根敏感的神经。许多的评论曾将是枝裕和的影像风格与小津安二郎的进行对比,但不同于小津安二郎构图当中的秩序与严谨,是枝裕和凌乱

真实的自然主义却也给影片带来了另一种层次的高级感。

小津安二郎虽然与是枝裕和拍摄大多都是对家庭问题的探讨,但他拍摄的更多是常规家庭构成基础上琐碎的传统伦理探讨。在《小偷家族》当中,是枝裕和对家庭概念进行了一次重构,即经割裂加工的社会边缘产物的家庭,引发出位于常规概念之上的对人性与社会的思考与反讽。

当祥太在公交车上无声地说出爸爸时,人性的美善战胜了血缘纽带的束缚,真正的爱意与羁绊时常被掩盖在不愿表情达意以及口是心非背后。当阿治追着公交车奔跑时,即是对无血缘亲情产生的最佳的行动解释,将人性中的良知唤醒底层人对绝境垂死挣扎的决心得以展现。同时人性不可避免的复杂性也让主题从横向思考跳脱到纵向的深度分析,当祥太在住进医院之后,小偷家族们也动过了放弃的念头,这是迫于现实社会条件考虑下的无奈之举,也是更加现实地表达了利益也是组成小偷家族的关键因素的现实。最终祥太选择故意闯祸的

行为也许是具备自己对现状思考后所做的理性选择,同时也包含对于“爸爸”阿治放弃行为背叛的感性报复。

对比是枝裕和的另一部作品《无人知晓》,同样根据日本社会的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两者却稍有一丝区别,《无人知晓》或许拥有了更多的留白设置,是枝裕和本人也曾表示,在《无人知晓》中更多是以观察者的立场,而把思考的权力转交予观众,因为导演既不是法官也不是神。但当《小偷家族》信代说出“生了孩子就是家长吗?”时的发问,也许更多夹杂了是枝裕和本人的发问,在这部《小偷家族》中,是枝裕和也许选择了站出来说出自己的心声。

《小偷家族》这部作者电影意识十分浓厚的作品当中,是对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日本一次犀利尖锐的写照与拷问,真实的揭露往往比虚无的掩盖来得更加有力,因为其往往能够为改变增添更为浓烈的催化剂。在日本亲情观念逐渐淡化的社会形态下,本片所拍尽的人性美善与复杂则是对冷漠人心的回击与唤醒。